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五

解題
聊齋誌異卷之五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閉竹葉中。以爲異。因請于主人。爲宅兆。構茅而居。后數年。太夫人臨蓐。值雨驟至。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而戶中。見舍上鴉鵲群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適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愕。曰。尤是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皆嗟而去。侯既長。垢面垂鼻涕。殊不聰穎。

島中辟姓故隸軍籍是年應募家出一丁戍遼陽翁長子
深以為憂時侯十八歲人以太憨生無與爲婚忽自謂兄曰
大哥啾啾得無以遣成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
當以此役兄喜即配婢侯遂携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
忽集途則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間而止始復行緣及數
武崖石崩墜居人遙望兩虎躍出逼附而人而沒侯自此勇
健非常矣年來頗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卅許至積啟間
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曰暫以予交代凡世封侯進御者
有娠即以此聞官遣媼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猶
震動凡十五年更教媼又生男應以嫡派賜爵旁支謀之以爲

非薛產官收諸媼械梏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趙城常

趙城媼年七十餘。上子一日入山。爲常所噬。媼悲痛。幾不欲活。歸啼而訴之。宰曰。常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媼愈號咷。不能制之。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以威怒。遂給之諾。捉虎媼伏不去。先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即問諸役。誰能注之。一隸名李能。醺醉詣座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媼始公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僞局。姑以解媼擾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隸。宰從之。隸集憚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索。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同控。遂詣東郭嶽。

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噬。常入
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者。爾也。其俯聽吾縛。遂
出縲索。繫常項。常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常曰。某子。爾誰
之耶。常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爾殺之。彼殘
年垂盡。何以生活。尚不能爲若子也。我將赦之。常又頷之。乃釋縛。令
去。姬方怨宰之不殺常以償子也。遲旦啓扉。則有死鹿。姬貸其
肉。鹿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啣金帛擲庭中。姬從此致
豐裕。奉養過于其子。心竊德常。來時卧簷下。竟日不入。言相安
各無猜忌。數年。姬死。常來吼于堂中。姬素所積。綽可營葬。族
人共瘞之。墳壘成。方常驟奔來。賓客盡逝。常直赴塚前。嗥

鳴雷動移時始去。上人立義常祠于東郭。至今猶存。

螳螂捕蛇

張姓者。偶行谿谷間。崖上有聲甚厲。尋途登視。見巨蛇圍如碗。擺撲叢樹中。以尾繫樹。柳枝崩折。反側傾跌之狀。以有制之物審視。殊無所見。大疑。漸近臨之。則一螳螂據頂上。以刺刀攔其首。攔不可去。久之蛇竟死。視額上革肉已破裂云。

○武技

劉超字甦。吾涪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來托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忘館之客舍。豐其給。少從學。三月。藝頗精。意甚得。僧問法益平。曰。益矣。師

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咲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訖。然交人而立。僧又咲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文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時踣。僧環。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因此名。遨遊南北。固有其對。偶遊壁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于場。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願見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為戲。如是三言。衆相視。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展。意氣而進。尼便咲與合掌。終交手。尼便呵止。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尼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慈悲和尚。汝師也。若爾。不先交手。足願拜。

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眾慫恿之。尼乃曰。既是慈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年少。喜勝。思欲敗之。以雪一日之名。方頗頑。問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為怯。因請再角。尼力起。少間。李騰一蹶去。尼駢五指下劑其股。李覺膝下如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迂客。幸勿罪。李與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為述往事。僧驚曰。汝大鹵莽。惹他何為。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阮亭先生云。此尼亦殊踪跡詭異。不可測。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為外家。武當張三峯為內家。三峯之後。有闕中人。王宗岳傳溫州陳州同州同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于浙東。順治中。王來

咸字征南其最著者斯人也兩憲無事請李超事始末因識
千後陳亭書征南之徒又有僧耳僧尼者皆僧也

小人

康熙間有術人携一極極藏小人長尺許投一錢則啟極令出唱曲而
退至極掖穿索插入罟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因詰之始自述
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為術人所逮復投以藥四體暴
綻波遂攜之以為戲具宰怒杖殺術人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悞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遽思
飲而無所得酒思憶所藏啟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痺涎流不可

制止取錢將嘗妻苦勸諫生咲曰快飲而死勝於饒渴而死多矣
一錢既盡倒瓶再解妻覆其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斗飲之少
時腹痛嘔中夜而卒妻號泣爲脩棺木行入殮次夜忽有
美人入身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甦甦語之曰我
狐仙也適丈夫入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遇君家彼伶君子
與之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邱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法輾轉不可復
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啗之邱固強之乃喂醢以進壺既盡始
解衣甘寢次日竭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襄晨詰知其
故因疑嫂不肯爲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

夜已盡其半。恐再一盞。則醅罄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
興初濃。即毒藥甘之。況醅乎。此亦可以博笑。

○○鵲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遊于楚。過六河。休于旅舍。乃步
門外。遇里戚趙東樓。大賁也。常數年不歸。見王。相執甚歡。便邀
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眙却步。趙曳之。又隔窓呼。婢子去。王
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拘欄。余因久客。
暫假休養。話間。婢子頻來出入。王跼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強
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頻。眉目含情。儀
容媚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何人。趙

曰此媼次女小字頭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囑媼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捍。哀免。今尚待聘耳。王聞言使首嘿然。痴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簪。王撫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盡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拜謝。趨出。聲資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媼。果少之。頭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却財神去。媼以女性拘執。但得允從。即甚歡喜。遂諾之。使婢邀王。即趙難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歡愛甚至。既謂王曰。妾

烟花下流不堪匹敵。既蒙繼續。義即至重。君傾囊傳此一宵。惟明日如何。王泫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顧未有敦篤如君可託者。請以宵遁。王喜遽起。女亦起。聽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屨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托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鹽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啓。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惧乎。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愆。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畧無疑。王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曰。何必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

可自給。可鬻驢子作資。王如言。即門前設小肆。王與僕
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
顧瞻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
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
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至
耳。夜已央。自度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媼子排闥入。女
笑逆之。媼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歸去。即
出索子繫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媼子益怒。捽女斷
衿。家中婢媼皆集。媼子俱奔出。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
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裝。將更播遷。媼忽掩入。怒容可掬。

曰我固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媼不言揪髮
提去王徘徊愴惻眠食都廢急詣六河冀得賄贖至則門
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
是俵散客旅囊資東歸后數年偶入燕都遇育嬰堂見一
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問看見何說僕
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乏嗣因其肖已愛
而贖之詰其名自稱王攸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
本師嘗言得我時曾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
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愛惜之
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攸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

不務生產樂聞好殺王亦不能箱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
悉不妄信會里有患狐者請攷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
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
人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
黯驚問所來趙慘然請問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媼得鵲頭
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矢死不二因囚置之生
一男棄之曲巷聞在育嬰堂裡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
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嘆曰今
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媼北徙趙以
肩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供億煩費不

貲因大虧。損妮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媼見昧頭金盡。旦夕加白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恒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然亦無可如何。適媼他出。鷓頭自牕中呼趙曰。柙柙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投奇禍。趙恨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已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此情為王述之。即出鷓頭書。已云。知致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面悉。前世之孽。夫何可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饑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半衾。迭互煖抱。時常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

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列年十八矣王為述前後
因示母書枚怒皆欲裂即日赴都詢吳媼則車馬方盈枚
直入媼子方與湖客飲望見枚愕立變色枚驟進殺之賓
客大駭以為寇及視女尸已化為狐枚持刀逕入見媼督
婢作羹枚奔近室門媼忽不見枚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
之一狐貫心而墮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窗女子各
失聲母問媼曰已誅之母怒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羹郊
野枚偽諾之剥其皮而藏之檢媼箱篋盡撻金帛奉母而
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既問吳媼枚言在吾囊中驚問之
出而革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此為號痛哭自扼轉側

欲死王極力撫慰此兒瘞革。孜怒曰。今得安樂所。頓忘楚耶。母益怒。啼不止。孜塗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盛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母子皆孤也。孜承奉甚孝。然誤觸之。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拔筋不刺去。終當殺身。傾產。夜伺孜睡。潛繫其手足。孜醒曰。我無罪。母曰。將醫爾。虐其勿苦。孜大叫。轉側不可。聞女以巨針刺踝骨。側三四分許。用力掘斷。崩然有聲。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卧。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父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孤也。不謂有孤而妓者。至孤而鵠則獸

而禽失滅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于狐也得之。予唐太宗謂魏徵。旣更城媚。吾於鷄頭亦云。

酒虫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豪富。不以飲為累也。一畚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荅言無。僧曰。君飲嘗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虫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需。但全于日中俯臥。繫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移時燥渴思飲。為極。酒香入鼻。饒火上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咽中暴痒。

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赤肉長二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謝酌以金不受但乞其虫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虫攪之即成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仇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至不能給異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半適以益貧豈飲啄固有數乎哉或言虫是針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木雕人

商人白有功言在灤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簾傘巨大二於簾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自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

韞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學解馬
作諸劇鏗而腹藏腰而尾翫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
君出塞別取一木雕兒挿雉尾披羊裘跨犬從之昭君頻
頻回顧羊裘兒楊鞭追逐真如生者

○○封三娘

范十一娘曉城祭酒之女少豔美騷雅尤絕父母鍾愛之
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恒少所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
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
子步趨相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妹也
悅而好之轉用眄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荅曰

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里居女
笑曰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臂歡笑詞致溫婉於是大
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逝家中
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封凝眸欲涕
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妾素無葭
莩親慮致譏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
釵一股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
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
悵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時值
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

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覷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力侍兒
從之驀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曳坐褥間責其負約
且問所來答云妾家去此尚遠時來舅家作耍前言近
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思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
登門先懷慚作恐為婢僕下眼覷是以不果來適經牆
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真是小姐今果如願十一娘
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常預秘密造言生事
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
尋愈訂為姊妹衣服履舄輒互易着見人來則隱匿夾
幃間積至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奕夫人

掩入諦視驚曰真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
而人所歡胡不早言十一娘因連封意夫人顧謂三娘曰
伴吾兒極所忻慰何昧之封羞暈滿頰嘿然指帶而已夫
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匆忙奔
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
衣一少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
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妾痴兄會告夫人杖責之封
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一棹
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牆送之行半里
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扶牀悲悅如失伉儷后數月婢

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從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悅
訊十一娘與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亡時欲死封
曰我亦思之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啓園門我自至婢歸告
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相見各道間闊
綿亡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
固知娘子未字以才色門第何患無貴介婿然紙褲兒教
不足數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論十一娘然之封曰舊
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即
君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昧爽封即去約俟蘭若十一
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一週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

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睨之封別曰娘子先歸我即繼至入暮果至曰我適物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為可封曰娘子何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予當挾眸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得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妙何草上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妻此為正恐其不遂耳若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報前好耳請即別即以所贈金鳳釵禱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故十

八猶未聘也是日忽覩兩艷歸涉冥想一更向盡封三娘
歛門而入燭之識為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
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審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
毛遂乃曹邱生十一娘願締永好請倩冰也生愕然不信
封乃以釵示生喜不自己矣曰勞眷注如此僕不得十
一娘寧終鰥耳封遂去生詰旦浼鄰媼詣范夫人夫人貧
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恨封之
悞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紳為子
求婚恐不諧浼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
問十一娘十一娘不樂母詰之嘿上不言但有涕洟使人

潛告夫人非孟生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謂吉連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卧。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縊死。舉家驚涕。痛悔無所復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媼反命。憤恨欲絕。然遙探訪。妄冀復枕。察知佳人有主。恚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玉葬香埋。惘然悲喪。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歛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道喜曰。甚姻好可就矣。生泫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耶。封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塚。我有異藥。能令蘇生。從之。發墓破棺。

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授以藥。踰時而蘇。顧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知復生。封惧漏洩。相將去五十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十一娘乞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賃殉葬之餘。用為資度。亦稱小有。封每遇生來。輒避去。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教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淋汗。牛充棟行。而教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人世所知。世傳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為不妄。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症。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娘陰

與生謀使偽為出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汚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實相。昔我乃孤也。緣睹麗容。忽生愛慕。如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閨人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嘆。久之。逾年生鄉會。果捷官翰林。授刺謁范公。上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婿禮。伏拜甚恭。公愧怒。疑生儼薄。生請問具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俱有禍變。又二年。某紳以閨節發覺。父子先逐海軍。十一娘始歸寧焉。

○孤夢

余友畢怡庵，惆悵不群，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於樓上攝想凝思。既而歸齋，日已沒暮，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中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八年逾四十，而風韻猶存。畢驚起問爲誰，笑曰：「我狐也。」蒙君注意，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授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光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即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果携女至，態度嫵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即

與有夙緣。即須留止。明旦蚤歸。勿貪睡也。畢乃握手入幃。
歎曲脩至。事已。笑曰。肥郎痴重。使人不堪。未明即去。既夕
自來。曰。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明日即屈同去。問何所。曰。
大姊作筵。主此去不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
終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
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熒。耀若星照。俄而主人
至。年近二旬。淡妝絕美。歛衽稱賀。已將蹊席。婢入白。二娘
子至。見一女子入。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
新郎頗如意否。女以扇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曰。記光時與
妹相撲為戲。妹畏人數脇背。遂呵手指。即笑不可耐。便怒。

謂我常嫁俱饒國小王子我謂嫁子他日嫁多髡郎刺破
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子怒詛也新郎在側
直爾慙跳項之合尊促坐晏笑甚懽忽一少女抱一猫至
年可十二三雜髮未燥而艷媚入骨大娘曰四妹也亦要
見姊丈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餽之移時轉置
二娘懷中曰壓我脰肢酸痛二姊曰婢子許大身如百鈞
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丈姊丈故壯偉肥腩耐坐乃提
置畢懷入懷香更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
勿過飲醉失儀容恐為姊丈所笑少女投匕展笑以手弄
猗猗漫然鳴大娘曰尚不拋却抱走蚤蟲矣二娘曰請以

狸奴為令執箸交傳。鳴處則飲。眾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
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鳴也。因大喧笑。二姊
曰。小妹子歸休。壓殺郎君。恐三姊怨人。小女郎乃抱貓去。
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容升許。然飲
之。覺有數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盞也。二娘亦欲相酹。畢
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於彈丸。酌曰。既不勝酒。
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
以小蓮杯易合子。去曰。勿為奸人所算。置合案上。則一巨
鉢。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
口立盡。把之。賦歌。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鉤。襯飾工絕。二娘

奪罵曰。猶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足冰冷也。遂起入室。易
婦。女約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暫然醒寤。竟是
夢景。而鼻口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
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托之夢。實非
夢也。女每與畢奕。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謂必大高
着。今視之。只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奕之為術。在人自悟。
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有益。居數月。畢覺稍進。女試
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嘗共奕者游。則人覺其異。稍
咸奇之。畢為人坦直。曾無宿物。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惑
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甚密。何而爾。悌然欲去。畢

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寢疎。長積年餘。一多來。兀坐相向。與之妾不妾。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猶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然聊藉與君文字交情。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曰。夙有此志。曩連舊囑。故秘之。女曰。向為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為西王母。微作花鳥使。不復得來。恐有妨行。與君家叔兄臨別。已產二女。今尚未醮。妾與君幸無所累。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遂起。捉手曰。君送我行。至里許。洒涕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細述其異。因為誌之。

。布客

長清某販布為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
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惧囊貲北下途中
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漬與語遂相知悅屢市餐飲呼
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營幹答曰將適長清有所
勾致問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即已姓名駭
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我乃蒿里人東四司隸役想子壽
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名多拘某尚需時
日子速歸處置後事我最后相抱此即所以報交好耳無
何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

不去。請即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
然之。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竟不至。
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
冥司矣。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敬以報命。某喜
感謝。后再至泰山。不忘鬼德。敬資楮錠。呼名酹奠。既出。見
短衣人匆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莅事。幸不聞之。
不然。奈何。送之數武。曰。後勿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道
過訪。遂別而去。

○農人

有農人耕於山下。婦以陶器為餽。食已置器壠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晚注以覘之。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竄走。器囊頭苦不得脫。狐顛蹙觸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越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祟。勅無靈。狐謂女曰。紙山符咒能奈何。女給之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永好。顧不知生果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國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田畔。被一人戴瀾笠。持曲項。與幾為所戮。至今猶悸。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問。

孰會僕以故至山村向人偶道旁一人驚曰此予曩年事
道相符將無向所逐狐今能為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主
人喜即命僕馬招農人來敬曰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誠
有之顧未必即為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
固強之使披戴如爾日狀入室以鋤卓地叱曰我日覓汝
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不宥言已即聞狐
鳴於室農人益作威怒狐即哀告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
汝女見狐捧頭鼠竄而去自是遂安

○章阿端

衛輝城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濶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西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待疾數日。尋斃。家人益惧。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悵悵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盛氣襆被。獨卧荒亭中。留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捫搦。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顰手耳蓬頭。擁瘡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慙歛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即

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闐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
高卧。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地主。候卿討房稅耳。遂起裸
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
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
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曰。妾章氏
小字阿端。悞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懣天逝。瘞此
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塚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
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這令驅君耳。問
捫襟何為。笑曰。此婢三十年未經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
不自量矣。要之。餒怯者鬼。蓋侮美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

鄰鐘響。斷著衣下牀。曰。如不見。猶夜當復至。入夕果至。綢繆益歡。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為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一置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極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環。殺婢。亡自繼先。此業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如何閒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殺見閻摩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果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濶。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行結矣。上牀俱抱。款若平生。

之歡由此遂以為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共收涕洟之。」女請以錢紙十提，焚南堂香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與連床。暮以盞晚，惟恐歡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女曰：「勢難再謀，然試為之。」非冥資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閑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忽病，脅間嶰懷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

曰此為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然。人死為鬼。鬼死為灩鬼。鬼之畏灩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為聘。巫醫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媼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妻足弱不能行。煩君焚畱馬。生從之。馬方藝。即見婢女。牽赤牒授綏庭下。轉瞬已杳。少間與一老媼疊騎而來。繫馬廊柱。媼入。切女十指。既而端坐。首偃。倏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太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業鬼為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敬應。媼又仆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

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卽似稍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
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泣
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慄妾有所睹拉生同卧以首入
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叫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
為計會生也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牀
上妾蛻猶存啓之白骨儼然生大慟以生人禮拜於祖墓
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
夫為聾鬼怒其改節泉下卸恨索命去亡我作道場生早
起卽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
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

日方落僧衆畢集金鏡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瑞娘來謝言寃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為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惧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窓啓扉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契漏洩按責甚急恐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為也問受責者曰簿有所責然偷生之罪大偷死之罪小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漸滅矣生每獨宿亭中莫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饒飢媼

翰生居別墅半載臘盡始返一夜妻方卧聞人行聲視之
煙中煤火熾耀甚明見一媼可八九十歲鵝皮索背衰髮
可數向女曰食餽既否女惧不敢應媼遂以鐵箸撥火加
釜其上又注以水俄聞湯沸媼撩襟啓腰索出餽既數十
枚投湯中歷有聲自言曰待尋箸來遂出門去女秉媼
去急起投釜傾箸後蒙被而卧少刻媼至逆問釜湯所在
女大惧而號家人盡醒媼始去啓箸照視則土盤虫數十
堆累其中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媼亦七十八歲自分絕望忽

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賢。賤平準。予一子。醒以告媼。媼曰。此真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媼腹震動。十凡竟舉一男。

○○○花姑子

安幼與陝之拔貢生。為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往助執紼。暮歸。路經華岳。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歛見一叟。偃僕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

安大悅。從行里許。睹小村。吏扣荆扉。一姬出。啓閤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姬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可喚花姑子來。醢酒。俄女卽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眄。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卽入房撥火。安問此女公何人。答云。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田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見子。幸勿哂也。安問婿何家。里答言。尚米。安贊其惠。麗稱不容口。叟方譙詈。忽聞女卽驚號。叟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濡挾不知耶。回首見爐傍有蠟心。揮紫姑未竟。又訶曰。髮

遂亡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貪此生涯致酒騰沸蒙君子
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雖近
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
牆要注目情動忽聞嫗呼要便去安覩無人謂女曰睹仙
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抱壺向火嘿若
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閨將何
生長跪哀之女奪門欲去安暴起要遮狎接腰脰女顛聲
疾呼曳忽遽入卧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恨女從容向父曰
酒復湧沸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妥益
德之魂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偽醉離席女亦遂去曳設

相尋。闔扉乃出。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覓交好者。造虛
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居里。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
則絕壁屹岩。竟無村落。訪諸近里。此姓絕少。失望而歸。並
忘寢食。由此得昏瞽之疾。強啖湯粥。則噎噎欲吐。潰亂中
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貼危。一夜守
者困憊。並寐。生矇矓中。覺有人拂而枕之。略開眸。則花姑
子立床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潛々涕墮。女傾頭笑
曰。痴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以兩手為按。太陽穴。安
覺腦麝奇香。穿鼻沁骨。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漸達支
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望。又於繡榻

中出數蒸餅置床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啗之。不知所苞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惜憐酣睡。辰分始醒。如釋重負。潛出齋庭。悉脫扁鍵。未幾女果至。咲曰。痴郎子不謝丑耶。安喜極。抱與綢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陰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圖。安嘿亡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亡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悵亡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遠遠。卿繼亡之步。何還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鼙鼓。我

姨行爲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食。但覺氣
息肌膚無處不香。問曰。熏何薝蔔。致侵肌膚。女曰。妾生來
使爾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
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偕至舊所。媼歡逆。酒肴
無佳品。雜具藜藿。既而請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
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不寢。致勞久待。浹洽終夜。謂
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答曰。父以小村孤
寂。故將遠徙。與君合好。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
戀之間。夜色漸曙。媼闐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門。使人
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出。媼亦出。且行且言。安驚屏

愕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
夜往。踰牆以觀其便。吳國言有恩。即令事洩。當無大譴。遂
乘夜竄往。採橘山中。迷悶不知所往。大惧。方覓歸途。見谷
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閤閣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尚未扃
也。安向門者訊。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章
氏。安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
渠姪家。花姑即今在此。客安傳白之。入未幾。即出邀安。終登
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即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
同床寢。少間携手入幃。安問姪家何別無人。女曰。姪他出。
留妾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昔宿。然偎傍之際。覺甚羶。

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縲之縛。少時捫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裸死危崖下。驚怪莫察其由。舁歸。衆方聚哭。一女即來吊。自門外噉啣而入。撫尸捺鼻涕洟。其中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以七日。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將啓問。女傲不為禮。含涕迎出。留之不顧。尾其後。轉瞬已渺。群疑為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衆令去。女出青草一束。燂湯升許。即床頭進之。頃刻能言。嘆

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蛻精
冒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即是物也。妾曰。卿何能起死
人而肉白骨也。母乃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
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獐而放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即
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
妾與父。訟諸閻摩王。閻摩王弗善也。父願壞道。代即死。哀
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邂逅。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痿痺不仁。
得蛇血合酒飲之。病乃除。生啣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
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昇。其穴在
老崖。來可於晡時。聚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

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實所哀慘然為君故業行已損其七
幸憫宥也月來覺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
寄耳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爬搔無所痛癢乃以
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冲燭而
出數弩聲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且死
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而肢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
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綳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意即君
方欲問訊腎不復見啓襁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武孝廉

武孝廉石某，囊資赴都，將求銓叙。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卧舟中，僕集金亡去。石大恚，病益加，資糧斷絕。榜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船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身載石。榜人悅，扶石登女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燦麗，神采猶都。呻以感謝。婦臨審曰：「君夙有療根，今魂魄已遊墟墓。石聞之，噉然哀哭。婦曰：『我有丸藥，能起死。』首病瘳，勿相忘。石洒泣失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婦即櫓供甘旨，殷勤過于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貧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

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惟過望遂相燕好婦乃出藏金使入
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都希緣遇得本省司閫餘金
市鞍馬冠蓋赫奕因念婦職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
王氏女為繼室心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獲
任年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為鄰婦知之
詣問石况某以實對婦大罵因告以憤某亦代為不平慰
解曰或署中務冗尚未暇遑乞修尺一書為嫂寄之婦如
其言某欲以達石上殊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尋石止於
旅舍託官署司宥者通姓氏石念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喧
訾聲釋杯凝聽則婦已褰簾入矣石大駭面色如土婦指

罵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
不薄即欲置婢妾相謀何妨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久
之長跪自投跪辭求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妹禮
見婦王氏雖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拜婦亦答拜曰妹勿
懼我非悍妬者曩事實人情所不堪即妹亦不當顧有是
郎遂為王編述李末王亦憤恨因與父告石亡不能自為
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之未入也石戒閨人勿通至
此怒閨人陳詰讓之閨人回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石
疑之而不敢問婦兩難言笑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嫻婉不
爭夕三餐后掩閨早眠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王初猶

自危見其如此益敬之。厥旦往朝如事姑嫜。婦御下寬和有體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綬合署沸騰。屑上還往無所為計。婦笑言勿憂。竭井可得。石從之。果得。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之姓名。然終不肯洩。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後使人側聽之。但聞床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其何為。婦與王極相憐愛。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婦與王飲不覺醉。就卧席間。化而為狐。王憐之。覆以錦褥。未幾石入。王告以異。石欲殺之。王曰。即狐何負於君。石不聽。急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蜥之行。而豺狼之性。必不可以久居。還曩時啖藥乞賜還也。即唾

石面石覺森寒如澆冰水喉中習作噤嘔出則丸藥如
故婦拾之忿然還出追之已杳石中夜舊症復作血嗽不
止半載而卒

○○西湖主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紹作記室泊
舟洞庭適猪婆龍浮水面賈射之中背有血啣龍尾不去
並獲之鎖置梔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
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携有金創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
浮沉踰刻而後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板
一竹簾漂泊終夜繼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繼至則其

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憐但無聊坐對憇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至辰後。悵悵靡之。忽僮僕肢體微動。喜而捫之。無何嘔水數斗。豁然類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着。而枵腸轉饑。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異有村落。繞至半山。聞鳴鑼聲。方疑聽間。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駢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挿雉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綠錦。一挾彈。一臂青韉。度過嶺頭。則數千騎獵於榛莽。並皆殊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所來。且告之饑。馭卒解裹糧授之。囑云。宜即遠避。犯駕當

死生俱疾趣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粉垣園甍溪水橫流朱門半啓石橋通馬攀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逡巡而入橫簾碍路香花撲人過數折曲欄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鳴則花片亂飛深巷微風則榆錢自落怡目快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鞦韆一架上與雲齊而冒索沉沉杳無人迹因疑地近閨閣惟怯未敢深入俄聞馬騰打門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近聞一女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王射得雁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妝數輩擁一女即至亭

上坐。禿袖戎裝。年可十四五。髮多歛霧。腰細驚風。玉蓋瓊
英。未足方喻。諸女子獻茗熏香。燦如堆錦。移時。女起。歷階
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尚能鞞遠否。公主笑諾。遂有
駕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挽扶而上。公主舒皓腕。躡利屐。輕
如飛燕。蹴入雲霄。已而扶下。羣曰。公主真仙人也。嘻。笑而
去。生眈良久。神志飛揚。迨人聲既寂。出詣鞞廳下。徘徊凝
想。見籬下有紅巾。知為群美所遺。喜納袖中。登其亭。見案
上設有文具。遂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
蓮。廣寒隊裏恐相妬。莫信凌波上九天。題已。吟誦而出。復
尋故徑。則重門扃鎖矣。踟躕無計。反而棲閣亭臺。涉歷幾

盡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能垂
救女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
大驚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瑤鴉若此何能為地
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欲
以私意相全今尊乃自作將何為計遂皇匕持巾去生心
悸肌慄收無翅翎惟延頸俟死迺久女復來潛賀曰子有
生望矣公主看巾三四臨輟然無怒容或當放君去且姑
耐守勿得驚樹鑽垣發覺不宥矣日已投暮凶祥不能自
必而餓焰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盪
出酒食餉生上急問消息女云適我來聞言國中秀才可

怒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
餽君食。此非惡耗也。生伺皇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
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曰。公主不言放。誰敢私放。我輩
下人。何敢屑。上。噴苦。既而斜日西轉。眺望方殿。女子空身
急奔而入。曰。殆矣。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上展中抵地。大
罵狂僉。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跪請教。忽聞人語。
紛拏。女握手避去。數本持索。洵。上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
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
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
戶。至一宮殿。碧箔銀鈎。即有美姬揭簾。唱陳生至。上一麗

者袍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生命。」妃急起，
拽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逢佳客，罪何
可贖？即設筵酌以銀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之恩，
恨無所報。」息女蒙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即遣奉侍。生
意出非望，神怖惶而無着。日方暮，一婢前白：「公主已嚴妝
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噉嘈，階上悉踐花鬪。門當蒲潤，
處亡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至交拜，麝蘭之氣充溢殿庭。
既而相將入幃，兩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拜侍，
黥汚芳巾，得免斧鑕幸矣。」反賜姻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
母湖君妃子，乃揚江王女，舊歲歸寧，偶游湖上，為流矢所

中蒙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一門戴佩。常不去心。卽勿以
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願與卽共之。生乃悟為神
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曾有小魚啣尾
卽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上。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
才。但不得自主。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嘆曰。抑我飽
叔也。飢食者誰。曰。阿念。亦喜腹心。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
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閔聖征蚩尤
未歸。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綦切。乃先以平安書遣
僕歸。家中聞洞庭舟覆。妻子縊經。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
死。而音聞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

囊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華。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日七宴集。賓客官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宦游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畫舫。雕欄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牕憑眺。梁目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姝麗。接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騶從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凭欄酣呼。生聞罷棹。出臨鵲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海珍錯。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嘆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

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耳。梁又異之。問携家何往。答將西渡。梁欲再詰。生遽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梁雷聒耳。由竹嘈雜。不復可聞言。笑。梁見佳麗。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生笑云。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寶。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購。明我非吝惜。乃趣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銀歸舟。聞纔還去。梁嫌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盡駭。生笑曰。君誤矣。僕豈有分身術耶。衆異之。而寔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追殯。訝其棺輕。開視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簾不沉。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要之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則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嬌妻美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不老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孝子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巨疽。痛不可忍。晝夜呻吟。周撫肌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煎無以為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瘡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惻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刀割脇肉。上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持是烹肉持膏敷。

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樂而靈效如此。周詭對之。母瘡尋愈。周每掩護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疤如掌。妻詰之始得其詳。

異史氏曰。刳股傷生。君子不貴。然愚夫婦何知傷生為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猶在天壤耳。

獅子

暹邏國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所傳繡畫者迥異。毛黑黃色。長數寸。或投以雞。先以爪搏而吹之。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〇〇〇閻王

李常久臨胸人壺。擣于野。見旋風蓬上而來。敬酌奠之後。以故他適路傍有廣第。殿閣弘麗。一青衣人自內出。邀李。李固辭。青衣人要遮甚殷。李曰。素不相識。得無誤耶。青衣云。不誤。便言李姓字。問此誰家第。云。入自知之。入進一層。見一女子。手足釘扉上。近視之。其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疽。不起者年餘矣。因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招致。意惡。畏沮却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下。上一人冠帶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惧。我以曩昔。樓子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終不

知故王者又曰汝不憶田野醉奠時乎李頊悟知其為神
頓首曰適見嫂氏受此嚴刑骨肉之情實當于懷乞王憐
宥王者曰此甚悍妬宜得是罰三年前汝兄妾盤腸而產
彼陰以針刺腸上俾至今臟腑常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因
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歸當勸得婦改行李謝而出則
扉上無人矣歸視嫂上卧榻上創血殷席時以妾拂意故
方致詬罵李遽勸曰嫂勿復爾今日惡苦皆平日忌嫉所
致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上任
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乾綱到
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媼李微哂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懇欲

哭不暇矣。嫂曰：「便肯不道得王母簾中紙？」又未與王皇案前吏一眨眼。中懷坦坦。何處可用哭者？李小語曰：「針刺人腸，宜何罪？」嫂勃然色變，問此言之因。李告之故。嫂戰惕不已，涕泗流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矣。」啼淚未乾，覺疼頓止。旬日而瘡由是立改前轍，遂稱賢淑。後妾再產，腸復墮，針宛然在焉。拔去之，腸痛乃瘳。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婦如某者，正復不少。恨陰綱之漏多也。」余曰：「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扉者，但無回信耳。」

○土偶

沂水馬姓娶妻王氏琴瑟甚敦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
王矢不他姑憐其少亦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
太幼兒又無出每見勉強于初而貽羞于後者固不如早
嫁猶恒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工肖夫
像每日酌酒如生時一夕將寢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駭
心愕顧即已暴長如人真其夫也女惧呼母鬼止之曰勿
爾感卿情好幽壤酸辛一門有忠貞敬世祖宗皆有光榮
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至促我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
令我歸與汝生一子承祧緒女亦沾襟遂燕好如平生雞
鳴即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

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既而腹漸大。不能隱。陰告其母。母疑涉妄。然窺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無不匿。女亦無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隙。告諸邑令。上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子無影。有影者偽也。抱兒日中。影淡。如輕烟然。又刺兒指血付土偶上。立入無痕。取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者。群疑始解。

長治女子

陳歡樂路之長治人。有女慧美。一道士行乞。晚之而去。由是日持鉢近屋間。適一婦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行。問

何來。贅云適從陳家推造命道士曰：聞其家有女郎，我中表親，欲求姻好。但未知其甲子。贅為述之。道士乃別而去。居數日，女繡于房，忽覺足麻痺，漸至股，又漸至腰腹，俄而暈然，傾仆定踰刻，始恍惚能立，將尋告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路如綫，駭而却退，門舍居廬已被黑水滄沒。又視路上行人絕少，惟道士緩步于前，遂遙尾之。無見同鄉，已以相告，詰走數里，忽暗里舍視之，則已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向來迷惘若此！欣然入門，父母尚未歸，復仍至已房，所繡素履猶在榻上，自覺奔波殆極，就榻懸坐。道士忽入，女大驚，欲遁，道士捉而捺之，女欲號。

則瘡不能聲。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魂飄飄離殼而
立。回顧家舍全非。惟有崩崖若覆。視道士以己心血點木
人上。又復疊指詛咒。女覺木人遂覺已合。道士罵曰。自茲
當聽差遣。勿得違悞。遂佩戴之。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
牛頭山。始聞村人傳言。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馳果
其女也。泣以懇軍。上拘嶺下居人。拷掠幾徧。迄無端緒。姑
叔羣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里外。坐路傍柳樹下。忽謂女
曰。今遣汝第一差往偵邑中審獄狀。去當隱身。爰閣上。倘
見官宰用印。即當趨趨。切記勿忘。限汝辰去。已來遲一刻。
則以一針刺汝心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二針。至三針。則使

汝魂魄銷滅矣。女聞之，四體驚悚，飄然遂去。瞬息至官廨，如言伏閣下。一時鎖下人羅跪堂下，尚未訊詰，適將鈐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匣，女覺身軀重疊，紙格似不能勝，嘿然作啞，滿堂愕顧，宰命再舉，啞如前。三舉翻墜地下，衆悉聞之，宰起祝曰：如是冤鬼，當便直陳，為汝昭雪。女哽咽而前，歷言道士殺已狀，遣已狀。宰差役馳去，至柳樹下，道士果在，捉還一鞠而服。人犯乃釋，宰問女冤雪何由，女曰：將從大人。宰曰：我署中無處可容，不如暫歸汝家。女良久曰：官署即吾家，我將入矣。宰又問音啞已寂，退入宅中，則夫人生女矣。

○義犬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閤說跨
驛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
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亡始
奔去某既行則犬歛然復來嚙驛尾某怒鞭之犬鳴吠不
已忽躍在前憤齕驛首似欲阻其去路某以為不祥益怒
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乃捫腰囊
金止其半潞亡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
候閤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寧
有存理遂巡至下騎所見犬斃州間毛汗濕如洗提耳起

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為義大塚云。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上有神祠，停蓋游暇，內離木，普即死節神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坐。翟曰：吾家宗人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桅檣，傾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伍秋月

秦郵王鼎，字仙洲，為人慷慨有力，廣交游。年十八，未娶，妻

殞每遠遊恒經歲不返兄劄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勿
遊將為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于
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
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
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為偶然入夜又夢之如
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卧惕然自警終交睫
暫復來方醒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
抱也見生醒頓自愧怯生雖知非人意亦甚得無貽問訊
直與馳騁女苦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惟人不敢明告也生
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邃于易數常珍愛妾

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歿。即攢瘞閣東。金與地平。亦無塚誌。惟立片石于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塚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日復至。坐對咲。誑。惟若早生。滅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洩流離。沾染茵褥。一夕月明。瑩徹小步庭中。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為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歛至一

處女言不遠矣。生瞻望殊無所見。女以唾塗其兩臂。啓之。明倍于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雄蝶在香霧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繫三四人過。末一人恠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潛然零涕。言自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紲如此。便請二皂。幸且寬釋。皂不肯。殊大傲睨。生志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聲。皂怒。猛掣項索。兄頓顛蹙。生見之。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決皂首。一皂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惡。請即覓舟北渡。歸家勿

摘提礮。在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開門下鎗。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死者已蘇。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偁言其故。七日啓關。去喪礮。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偽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閭。素燭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小娘子致意。即君前以公後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後遇之。當日即君。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婦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

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在榻上。掩袖鳴泣。二役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刃。摧斬如麻。篡取女郎而逃。幸無覺者。裁至旅舍。驚然即醒。方悟幻夢之凶。見秋月會睇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曰。真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女嘆曰。此有定數。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載妾同歸。日頻喚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稟足弱。不能為君任井臼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后可佩夫婦。乃索筆夜書兩

符一君自佩一粘妾皆送之出志其沒處掘尺許即見棺
木亦已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
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粘符已以被褥嚴裹肩至江濱
呼擁泊舟僞言妹急病將送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晚已
達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
生啓衾長呼裊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煖溫三日竟蘇七
日能步更衣拜嫂盈上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
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為身有此病轉更增
媚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壽恐
不永也生素不佞佛至此飯依甚虔後亦無恙

○○○蓮花公主

膠州竇旭字晚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至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生問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牆屋導至一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生甚恭既登堂生啓問曰素既不叙遂踈叅識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少聞自悉無何二女官至以雙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

而迎執賓主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
府。生踞蹙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緣即至深。便當暢懷。
勿致疑畏。生唯。酒數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鳴。音聲幽
細。稍聞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
四座方思。生即應云。君子愛蓮花。王大悅曰。奇哉。蓮花乃
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事非夙。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
晤君子。移時。珮環聲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
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
忝。生睹之。神情搖動。未坐。凝思。王舉觴飲。目竟罔睹。王似
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

若痴、即又不聞近坐者譏之曰：王揖君來見。王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懔懔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垂宥。然日旰君勤，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見君子，實慍心，好何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住，亦無敢于強。若煩縈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為可匹敵，似欲附為婚姻，何嘿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上追恨，遂至已家。忽然醒寤，則返始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目。晚齋滅燭，莫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悔嘆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止隅坐，曰：別知勞恩，眷謬以小女

子奉裳衣想不過嬖也。生即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白。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人擁公主出。以紅綿覆首。凌波微步。挽上繡輪。與生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王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為公主勻鉛黃。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咲問曰。君願耶。曰。臣屢為夢悟。故細志。倘是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調笑未已。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尊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

何說。王以業上一章授生。啓讀章曰。含香殿大學士。臣黑
翼。為非常怪異。祈早遷都。以存國脉事。據皇門報稱。自五
月初六日。來一千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
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賊邱墟等因。臣奮勇前窺。確
見妖蟒頭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聯吞。伸腰則樓
垣盡覆。其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
旦夕。乞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云。生覽畢。面如灰土。
即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閣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遽不
知所為。但泣頤曰。小女已累先生。乞息而返。公主方與
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牽衿曰。即焉置妾。生愴惻欲絕。乃

捉腕思曰。小生貧賤。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竄匿。
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携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
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妾從君來。父母
何依。請別築一室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曰。不能急
人之急。妄用卽也。生略慰解。卽已入室。公主伏床悲啼。不
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也。而耳畔啼聲。嚶々
未能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
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說為異。共起視蜂。依日裳
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為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豎
兩堵。而群蜂自牆外來。絡繹如蟬。頂尖未合。飛集盈斗。亦

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視之。蜂戶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文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蜂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無他異。

○綠衣女

于璟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夜方披誦。忽一女子在窓外贊曰。于相公。勤讀哉。因念深山何處得女子。方疑思間。女子已推扉入。笑曰。勤讀哉。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因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咋噬者。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香細殆不盈掬。

更籌方盡。翩然遂出。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倘度一曲。必能消魂。女咲曰。不敢度曲。恐銷君魂耳。于固請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鉤輕點。床足歌云。樹上烏白鳥。黠奴中夜散。不怨繡鞋濕。祇恐即無佛聲細如蟬。裁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歌已。啟門窺曰。防窗外有人。透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懼之深。咲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殆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妾祿盡矣。于慰之曰。心動眼睜。蓋是常也。何遽此云。女稍釋。

復相綢繆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啟閤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提撕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盍望我上踰垣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寐不復見方欲歸寢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四顧無跡聲在幃間舉首細視則一蛛大如鴟搏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藉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頻展雙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

。黎氏

龍門謝中條者桃達無行三十餘喪妻遺二子一女晨夕

啼號。紫累甚苦。謀聘。繼室。低昂未就。暫僱傭媼撫子。女。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覘。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織步山徑。殊難。婦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身側遽淨其腕。曳入幽谷。將以強合。婦怒呼曰。何處強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履蹶踣。困窮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如此耶。緩我當相就耳。謝從之。偕入靜壑。野合既已。遂相欣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實告。既亦問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殞歿。塊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常至母家耳。謝曰。我亦鰥也。能相從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謝

曰賈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頗不乏。祇是兒啼
女哭。令人不耐。婦躊躇曰。此大難事。觀君衣服。屐履。款
樣。亦只平日。我自謂能辦。但繼母難作。恐不勝諂讓也。謝
曰。諸女疑阻。我自不言。人何干。與婦亦微納。轉而慮曰。肌
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悍伯母。以我為奇貨。恐不允諧。將
復如何。謝亦憂皇。謀與逃竄。婦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
人一洩。西非可便。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孤嫗。立便遣
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即入道嫗。託掃榻迎婦。倍極
歡好。婦便操作。兼為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雙愛異
常。日對惟閉門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公事出。反關乃去。

及歸則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闥而入渺無人跡方至寢室一巨狼衝門躍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三頭存焉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慘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況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搖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咲將返即見男子靦然結帶草、迎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竇慙鄙惡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樂乎女

咲不語。宗近身啓衣。膚膩如脂。於是接莎上下幾遍。女咲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為。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畱名字作真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山村牧猪奴所為。我不習慣。以鄉裏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齋不遠。請過留連。女曰。我出已久。恐人所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齋。瑞雨尤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知者。會有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曰。無之。過數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携佳菓餌之。殷勤撫問。如夫妻之好。然。

卧后必强宗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暫能去。因曰。業和尚謂我妖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便求符咒。女慘然。色變。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曰。此孤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囑曰。歸以淨壇一事。置榻前。即以一符貼壇口。待孤竄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貼盆上。投釜湯。烈火烹煮。少頃。斃矣。家人歸。並如僧教。夜深。女始至。探袖中金橘。方將就榻。聞訊。忽壇口颼颼一聲。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貼符。方將欲就煮。宗見金橘散滿地上。追念情好。愴然感動。遂命釋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壇中出。狼狽頗殆。稽首曰。大道將成。

一旦幾為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沉綿。若將隕墜。家人趨市為購材木。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若紀綱否。答云。是。女曰。宗即是我表兄。聞病沉篤。將便省視。適有故。不得去。靈藥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姊妹。知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願一再覩。一夜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拔闥出視。則狐女也。大悅。把手稱謝。延止共飲。女曰。別來耿耿。思無以報高厚。今為君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宗問何人。曰。非君所知。明日辰刻。早越南湖。如見有采菱女。着冰縠。披者。當急趨之。苟迷所往。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

隱葉底。便采歸。以蠟火焚其蒂。常得美婦。無致脩齡。宗
謹受教。既而告別。宗因挽之。女曰。自遭厄劫。頓悟大道。奈
何以衾袖之愛。取人仇怨。厲色辭去。宗如言。至南湖。見荷
蕩佳麗。頭多中一垂髻人。衣水縠。絕代也。促舟劇進。忽迷
所往。即撥荷叢。果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歸。入
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熟火。一回頭。化為姝麗。宗驚喜
伏拜。女曰。痴生。我是妖狐。將為君祟矣。宗不聽。女曰。誰教
子者。答曰。小生自能識卿。何待教。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
為怪石。高尺許。面玲瓏。乃携供案上。焚香再拜而視之。
入夜。杜門塞竇。惟恐其出。平旦視之。即又非石。紗帳一

驚遙聞薨。澤長視額。矜猶存餘臚。宗覆衾擁之。而臥。暮起挑燈。既返。則垂髫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而後就之。女咲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遂致風狂兒。骨碎。死乃不復拒。而歎洽間。若不勝任。屢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便化去。宗惧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喏上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孕十餘月。許日當產。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自乃以刀割臍下。取子出。令宗裂帛束之。過宿而愈。又六七年。謂宗曰。夙業償滿。請告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離。遂且却。又無邦族。他日見不

知姨亦一恨事。女亦悵悵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兄福極，君亦期願，更何求？妾今何氏，倘蒙恩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間，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已脫及地，化為石燕，色紅於丹朱。內外瑩徹，若水精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水縠帳尚在。每一憶念，抱呀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懽容咲然，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故翁佳句，可為此傳寫始。

罵鴨

白家庄民某、盜鄰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惧、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鄰翁素雅量、每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民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甚長罵。」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誰有閒氣罵惡人？」卒不罵。某益窘、因實告鄰翁。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恨也。一攘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可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減。然為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慈也。

○柳氏子

膠州柳西川內史之正計僕也年四十餘生一子溺愛甚至縱任之惟恐拂既長蕩侈踰檢窮囊積為空無何子病甯故蓄善騾子曰騾肥可嚼殺啖我亡病可愈柳謀殺塞劣者子聞之大怒罵疾益甚柳惧殺騾以進子乃喜然嘗一嚙便棄去疾卒不減尋死柳悼嘆欲絕後三四年村人以香社登岱至山半見一人乘騾駛行而來怪似柳子比至果是下騾徧揖各道寒暄村人共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答云亦無甚事東西奔馳而已便問逆旅主人姓名衆具告之柳子拱手曰適有小故不暇叙問

日當相謁。上驛遂去。衆既歸寓。亦謂其未必即來。祇旦伺
之子果至。繫驪廐柱。趨進。笑言。衆曰。尊大人日切思慕。何
不一歸省侍。子訝問言者何人。衆以柳對。子神色俱變。久
之曰。彼既見思。請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
別去。衆歸以情致。甫。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
主人止之曰。曩見公子。情神冷落。似未必有嘉意。以我卜
之。殆不可見。柳啼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
遭不善。如必欲見。請伏櫺中。察其詞色。可見則出。柳如其
言。既而子來。問曰。柳某來否。主人曰。無子。盛氣罵曰。老畜
產。即便不來。主人驚曰。何罵父。答曰。彼是我何父。初與義

為客侶不意包藏禍心。隱我血資。悍不還。今願得而甘心。
何父之有。言已出門曰。便宜他。柳在櫝中。歷日聞之。汗流
接踵。不敢出氣。主人呼之出。狼狽而歸。

異史氏曰。暴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償耳。蕩費殆
盡。尚不忘於夜臺。怨毒之於人甚矣。

上仙

癸亥三月。與高季文赴稷下。同宿逆旅。季文忽病。會藏板
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因謀醫藥。開衣櫥。公言。南郭梁氏
家有狐仙。善長桑之術。遂共詣之。梁四十以來女子也。致
腰。有狐意。入其舍。視室中。挂紅幕。探幕一窺。壁間懸觀

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樸子勝從紉窗北壁下有案上頭小
座高不盈尺貼小錦褥云仙人至則居此衆焚香列婦
擊磬三口中隱約有詞祝已肅客就外榻坐婦立簾下理
髮支頤與客語其道仙人靈蹟久之日漸暝衆恐碍夜難
歸頗再祝請婦乃擊磬重禱轉身復立曰上仙最愛夜談
他時往不得過昨宵有候試秀才携酒肴來與上仙飲
上仙亦出良醪酌諸客賦詩惟咲散時更漏向盡矣言未
已聞空中悉細繁响如蝙蝠飛鳴方變聽間忽案上若墮
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幾驚怖煞人便聞案上作喫吃
聲似一健叟婦以蕉扇隔小屋上言曰有緣哉有緣

哉抗聲讓坐又似拱手為禮已而問客何所諭教高振美
尊念東先生意問見菩薩否答云南海是我熟徑如何不
見閻羅亦更代否曰與陽世等耳閻羅何姓曰姓曹已乃
為季文求藥歸當夜祀茶水我與大士處討藥奉贈何恙
不已衆各有問悉為剖決乃歸過宿季文少愈余與
振美治裝先歸遂不暇追訪矣

猴靜山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禎間有猴號靜山托神於河間之
吏與人談詩文決休咎娓娓不倦以奇核置案上嚼飲狼
藉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殿疾或致書云猴靜山百年

人也。不可不晤。遂以僕馬往招。爰至。經日。仙猶未來。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嘆贊曰。好人家。衆驚顧。俄簷間又言之。爰起曰。大仙至矣。群從是。岬憤出迎。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咲縱談。時少宰兄弟尚諸生。方入闈。歸仙言。二公闈卷亦佳。但經不熟。再須勤勉。雲路亦不遠矣。二公敬問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生謝世。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猴斷鎖而逸。不可追。入山中數十年。人猶見之。其走飄忽。見人則竄。后漸入村中竊食果餌。人皆莫之見。一日為村人所睹。遂諸野射而殺之。而

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息百里，遂往依河間叟曰：汝能奉我，為汝致富。因自號靜山云。

錢流

沂水劉宗玉云：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偃仰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尚存。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畫多訛。先是家中患狐，服食器用輒多亡失，深患苦之。一夜讀卷置案頭，狐塗鴉甚狼籍，不辨行墨。因擇其

稍索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恚憤而無如何。又積窓
課二十餘篇。待質名流。晨起見翻攤案上。墨汁淋漓殆盡。
恨甚。會王生者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污本問
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王。王歸玩之。其所塗留似有
春秋。又復視說卷類。冗雜可刪。訝曰。孤似有意。不惟勿患。
當即以為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頓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
兩題。置案上以觀其異。比晚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
濃墨洒作巨點。淋漓滿紙。郭異之。持以白玉。王閱之曰。孤
真爾師也。佳幅可售矣。是歲果入邑庠。郭以是德孤。恒置
鷄黍。備孤啗飲。每市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孤。由是

西試俱列前名入闈中副車時彙錄諸公稿風雅絕麗家
絃而戶誦之郭有抄本愛惜臻至忽被傾濃墨杭許于上
汚蔭幾無餘字又擬題構作自覺快意悉浪塗之於是漸
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被收又稍亡服其見見然每
作一文經營慘澹輒被塗汚自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以
是益疑狐妄乃錄向之洒點煩多者試之狐又盡泚之乃
咲曰是真妄矣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為狐設饌取讀本
鎖箱篋中但見封錮儼然啓視則卷面塗四畫粗於指第
一章畫五二章亦畫五後即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后郭
一次四等兩次五等始知其非已寓意於畫也

○○○金生色

金生色晉寧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
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詞厚誓
期以必死金握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
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媼來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婿遽
遭殞命女太幼弱將何為計母悲悼中聞媼言不勝憤激
盛氣對曰必以守媼慙而罷夜伴女寢私謂女曰人盡夫
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耽亡守
此襁褓物寧非痴乎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
過頻聞絮語益恚明日謂媼曰亡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

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媼怒而去。母夜叉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殯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衛，以售縗絰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寧，則嶄然新艷。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為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金鄰。媼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媼家踰墻以達婦所，因與會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媼耳。婦室夜惟一小婢，婦腹心也。一夕兩情方洽，聞棺木震响，聲如暴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幃后出，戴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詫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金婢婦髮亦

出婦大噪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將啓閤問之不答出
門追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履
呼婢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
家園伏牆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戰甚
將假衣於媼視院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
觸女子足知為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寤潛就私之婦醒
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逾至先是鄰子以故赴
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
態絕穢大怒操戈入室董惧竄於牀下子就殺之又欲殺
妻亡泣而告以狀乃釋之但不解床下何人呼母起共火

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必傷
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姬倉皇失措。謂子曰。捉奸而卑
殺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聞戶
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縱火人猶徬徨未去。翁
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熾。尚易撲滅。命人操弓弩。逐搜縱
火者。見一人趨後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公家桃園。上中
四條。周牆皆峻固。數人梯登以望。跡殊杳。惟墻下塊然
微動。問之不應。射之而栗。啓扉往驗。則女子白身卧。矢貫
脅腹。細燭之。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媼驚惕欲絕。
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敗。口氣沁於屬絲。使人拔腦矢。

不可出足踏頂而後出之。女嚶然一聲，血凝注，氣亦遂絕。翁大懼，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跪哀祈，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金自營焚金有叔兄出光，怒登翁門，話數前非，翁慚沮，賂金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人。俄鄰子以執姦自首，既薄責釋訖，鄰婦兄馬彪素健訟，具詞控妹寃官拘姦，亡懼，悉供顛末，又與金母亡托疾，令生光假代質，具陳底裏，于是前狀並發，牽木翁夫婦盡出，一切廉得其情，木以誨女嫁，坐縱淫答，使自盡贖，家產蕩焉。鄰姬導淫杖之寃，業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醮婦，抑何明也！一人不

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媼誘人婦而反淫已婦
木媼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
報更速於來生矣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寂無
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邱生是邑名士而素有隱惡彭常
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邱飲次有剥啄聲
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客入相揖環
坐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
宵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親其人布衣素整

談咲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何夕，遇此嘉客。即命酌。歎若風好，察其意，似甚鄙。卽仰與擊談，輒傲不為禮。彭代為之慙，因挽亂其辭，請先以俚歌侑飲。乃仰天再咲，歌扶風豪之曲，相與懽咲。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請代者可乎？彭言如數客。問萊城有名妓無也？彭曰：無。客嘿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遂巡戶外，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完然若仙。彭驚絕，掖坐衣杪，黃幄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里顛煩跋涉也。女含咲唯上。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卽曲大佳。請再反之。

女歌云。薄倖郎。牽馬澆春沼。人聲逐馬聲。杳然天高山月
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空。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歡會少。眠
何處。勿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客于穢甲。出玉
笛。隨聲使曲。曲終笛止。彭驚嘆不已。曰。西湖至此。何止千
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萬里猶庭戶
耳。今夕西湖風月。尤盛曩時。不可不一觀也。能從遊否。彭
留心以覘其異。諾曰。幸甚。客問舟乎。騎乎。彭思舟坐為逸。
答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當有渡者。乃以手
向空中招曰。船來。我等要西湖去。不吝價也。無何彩船一
隻。自空飄落。烟雲繞之。衆俱登。見一人持短棹。上末密排。

修鎖形類羽扇一搖則清風習习、舟漸上入雲霄望南游
行其駛如箭踰刻舟落水中但聞絃管鼓嘈鳴聲哩咍出
舟一望月印烟波游船成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真
西湖也客於艙后取異肴佳釀歡然對酌少間一樓船漸
近相傍而行隔窗以窺中有三西人圍棋喧笑客飛一觥
向女曰引此送君行女飲間彭依戀徘徊惟恐其去蹴之
以及女斜波送眼彭益動請要后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
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為若代訂
三年之約即起托女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板鄰窓捉
女入窻目如盤女伏身蛇進而進殊不覺隘俄聞鄰舟曰

媼娘醒矣。舟即盪去。遙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終已並去。將
興頹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略同眺矚。終作商確。舟已自
擺。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后至。牽一馬來。金彭捉之。
即復去。曰。待再假西騎來。久之不至。行人亦稀。仰視斜月
西轉。天色向曙。即亦不知何往。捉馬營已進退無主。振臂
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晉棠空匱。倍益憂皇。天大明見
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擬待。不覺而午
計不如暫訪媼娘。可以徐察。即耗此詢媼娘名字。並無知
者。興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調良。幸不塞劣。半月始歸。方三
人之乘舟而上也。齊僊歸白主人已仙去。舉家哀啼。謂其

不送彭歸繫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因念獨還御井。恐邱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來。衆以仙人所遺。便悉詣廐驗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邱生以草韁繫樅邊。駭極呼彭出視。見邱垂首棧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兩眸啓閉而已。彭大不忍。解扶榻上。若喪魂魄。漣以湯醢。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廁。扶掖而往。下馬。煮數枝。更少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邱云。下船后。彼引我閒語。至空處。戲拍項領。遂迷悶顛踣。決定少刻。自顧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辱耻。誠不可以告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

於娟娘又三年以姊丈判揚州因往省親州有梁公子與
彭通家開筵邀飲即席有歌姬數輩俱來祇謁公子問娟
娘家人白以疾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繫之
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廣陵第一人綠
首微名遂倨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然哭亡自急極欲一
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真中秋所見者
也謂公子曰是孰僕有舊章垂原恕娟娘向彭審顧似亦
錯愕公子未遑深問即命行觴彭問薄倖即曲猶記之否
娟娘更駭目注移時始度舊曲聽其聲宛似當年中秋時
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踐耶娟娘

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卮忽若醉朦朧間被一人携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馬后乘船至西湖送妾自窓櫺歸把手殷三每所凝念謂是幻夢而綾巾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告以故相共嘆咤嬌娘縱體入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念此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未嘗一日去心卿倘有意則瀉囊貸馬所不惜耳詰旦告公子又稱低於別駕千金削其籍携之以歸偶至別業猶能識當年飲處云

異史氏云馬而人必其為人而馬者也使為馬正恨其不為人耳獅象鶴鵬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

愛予。即訂三年約。亦度苦海也。

堪輿

沂州宋侍郎君楚家。素尚堪輿。即閨閭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爲公卜兆。聞能善青烏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言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爲謀。並營壽域。錦棚彩幢。兩處俱備。靈輦至岐路。兄弟各率其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昇天九十易肩。用德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

兄建舍于索留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再建之三年而
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逝嫂與姊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
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並言不佳遂同修聘贊請術
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閨闈判其可否日進數圖
悉疵摘之旬餘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姊。曰是
地當先發一武孝廟。葬后三年公長孫果以武生領鄉薦
異史氏曰青島之術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則痴矣况
負氣相爭委極路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異以
地理福兇孫哉如閨中宛若真雅而可傳者矣。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餘里。每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固皆威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踟躕甚恭。入其舍。斗如客既坐。主人始操篲殷勤。浹掃。既而潑蜜為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趙韋。姓實未幾。進酒烹雞。給奉周至。有弄女行次。時止戶外。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兩股既歸。繫念綦切。越日具栗帛往。醉借此階進。是後常一過。賓時携肴酒相與留連。女漸稔不甚避忌。輒奔走其前。視之則低鬟微咲。南益惑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賓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捉臂狎之。

女慙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
揖之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天日以堅永
約女乃允之自此為始暇責他出即過繼繼女恨之曰桑
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悵惺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
以為榮當無不諧宜速為訂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耦
姑假其詞以因循之會媒來議婚于大家初尚籌躇既聞
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絕跡不往
無何女臨產產一男父怒榜女亡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矣
實乃釋女使人問南亡立却不承實乃棄兒豈料女暗
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

以奔南歎閨而告閨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
不念我寧不念兒耶閨人具以達南戒勿入女倚戶悲
啼五更始不復聞至明視之女抱兒坐殯矣竈忽訟之上
官悉以南不義歆罪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其大家夢
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
貪南富卒許之既親迎奩妝豐盛新人亦姁好然喜悲終
日未嘗覩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淚問之亦不言過
數日婦病至入門便溺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
曰適於后園見吾女殯死枕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已
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竈女急至后園新婦果自經死駭

極往報審。發女塚棺啓尸。上前念未滿。倍益慘怒。復訟於官。因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餽。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賕。囑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送歸夫家。去一日。有媒導一與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奩妝。相從在后耳。姬草上。遂去。南視亦風致。遂與諧笑。女悅。頸引帶。神情酷類。竊念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幃首而眠。亦謂新人常態。弗為意。日飲

昏曹人不至始疑將被問女而女亦奄然永絕驚怪莫知其故馳俾告曹上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為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為盜所發破棺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啓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上因南屢行無理惡之坐發塚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况誓于初而絕于後乎。趙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即慘矣。

梁彥

徐州梁彥患鼾嚏久而不已一日方卧覺鼻奇痒遽起
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舐指頂大又嚏又一
枚落四嚏凡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強者齧弱
者以食上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大於鼯鼠
矣伸舌周匝自舐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襪而上漸至股
際捉衣而撼攏之粘據不可下頃入衿底爬搔膏肓大恠
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推之不動搯之則痛竟
成贅疣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龍肉

姜太史王穉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牣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肉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實不謬也